

群書治要第廿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77
冊數	47 ( 24 )	
函號	別	40 1



群書治要卷第廿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蜀志

吳志上

淺草文庫

劉璋字季玉江表人也為益州刺史聞曹公征

先主不復存錄松之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

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回曹操暫自驕

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再之

高而居之以謙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

雖貴而人不厭其重愈欣其廢天然故能有富貴保其功業隆頤當

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我君子是以知曹操



之不能遂天下者也先主姓劉諱備字玄惠涿郡人也  
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刑於色為豫州牧叛曹  
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眾  
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  
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  
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商禰為賓友及董  
和黃權李嚴等本璋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謂葛  
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

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曰蜜關羽張飛等不悅先  
主解之日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  
勿後言羽飛乃心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先  
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即帝之  
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姪日親也劉已  
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  
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於傳聞漢帝見  
害先王乃豈殺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  
三年病篤說孤於丞相亮於永安宮

諸葛亮集  
載先主遺

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友  
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優恨不僕自佛也更以卿  
兄弟為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而  
不為唯賢唯真能於斯人世父厚真勿勉之音  
終日之後快兄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  
弟父實丞相也

士蓋有高祖明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  
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主公古今之  
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每自比  
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  
川徐庶光直與亮交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  
野徐庶見先主位策亮為丞相錄尚書受先主

病甚召亮屬以後受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  
能安國終定大受本元若嗣子可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  
之節縋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  
相後受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表大眾由斜  
谷出運糧武功五大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分兵七由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堵  
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於軍初亮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根薄田十五頃子弟衣

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

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侯晉春秋曰：樊建

為給中。晉武帝向諸葛亮之治，建對曰：向善以政而不矜，過賞

罰之信，是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

補，豈有今日之勞乎？建誓首曰：臣竊聞天下之

諦，皆謂劉君見在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

謂，能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評曰

款明之，抑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道亨。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

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雖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深輪情者，雖重必釋，遊

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

不貶，庶寡精練，物理其本，隋名責實，虛偽不齒，

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

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或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

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從，眾羽與張飛

為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狀，息若兄弟。而

稠人廣坐，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

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為偏將軍。

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改東郡太守劉延  
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  
良麾蓋，策馬判良於万众之中，斬其首還。紹諸  
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封羽為漢壽亭  
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  
謂張遼曰：「卿誠以情問之，而遼以問羽。」歎曰：  
「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  
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  
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公義之。及羽殺

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  
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被各為其主，勿  
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可顏曰：「大軍  
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斬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  
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曰：「死且不變。」斫頭便斫。頭  
何為怒耶？飛壯而犖之，引為賓客。章武元年，遷

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  
立等咸稱羽飛万人之敵也羽善得卒伍而驕  
於士大夫飛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或之  
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  
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  
万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危疆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  
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恠之統

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  
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  
莫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共五而  
得其半而可以崇萬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  
可乎守東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  
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  
與善談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  
亮為流矣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為昭惠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罪。雍後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鄉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下曰：「天叅署者，指本財

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弄弊躋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若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三千十及朱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懇，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人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度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復度於偉度，教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細，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



和如世

偉度者姓胡名洛義陽人也為亮至薄有忠盡之効故見褒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為侍中甚盡廷救之理後主敬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官人黃皓之便辭侮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退主下則數責於皓之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祖代允為侍中皓守相表裏皓始預政更祖死後皓後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採弄

戚柄終至覆國蜀人與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為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世賢愚之所以貪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也西園中人也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尤將軍有饒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

容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  
權為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  
權閉城門堅守頻劉璋替服乃詣先主主假  
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  
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驅以背寇陛下宜  
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  
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障絶又權不得還故率  
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  
孤負黃權之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  
漢武用虛內

之言或李陵之家劉主推急司可執  
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得賊遐遠矣  
魏文帝謂  
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  
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  
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乎文帝善  
之拜鎮南將軍封涪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  
降人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上于不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先主嘗自遊觀奄至廣都衆莫不理時又沈醉  
先主大怒將加深戮諸葛亮言曰蔣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循飾為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室者也。察表後主，臣若不幸，後宜以付琬。亮卒，琬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度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出類狀，葬處郡察之。右既無感容，又無喜色，神守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搯搆於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

之慄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佐宴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自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之快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之矣。復何向耶？」後敏坐交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捷為人。也。為射聲校尉。著季漢輔

臣讚

其任載諸葛亮與張高特疏書曰極屬善

昭為丞相諸葛亮主蔣高自校蔣書顯直入

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

家辭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壘雞

主伺晨犬主然下益牛負重載馬法遠路極業無

曠可求皆足難容高控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優付任勞其體力為此所勞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如奴奸難狗武失

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公作而行之謂之師大夫。師吉不向橫道死。人

而憂牛喘陳平不能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

簿書流行竟曰不亦常乎。亮謝之又載義陽傳

降。先主退軍新後持戟兵人死盡。吳時語服令

降。罵曰。吳狗何有。侯將軍降者。遂戰死。子矣。為

開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

曰。蜀將傅會前在涪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余

文服。力到備戰。已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

吳誌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薨。以交授權。待

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

招延。備問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

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亦為元年。初權

任信。授交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瑩教

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復言。壹姦眾。殺露伏

誅權引各責躬乃使中書郎袁詵告謝諸將因  
問時宜可當損益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  
亮廢孫綝使還伏改元永安以丞相傑陽興及  
右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宜布典宮者與聞  
軍國休說意於典籍欲與韋曜感冲誦論道藝  
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殺其陰共令已不得  
專目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可見  
不少其明君當主奸臣賊子成敗之宜無不覽  
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為從曜等始

更受學也從復如世亦何所損君持當已曜等  
恐道臣下奸變之宜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  
陳謝重白序述又言懼妨政宜休答曰書籍之  
事患人不好之無傷也世無所為非而君以  
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勢學業其流各異  
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世於孤也良  
甚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主  
叩頭乎如君之患誠遠近可知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

為九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社厚加寵待專  
檀國勢多行無行自嫌短懼曜冲言之故尤  
患忘休有イ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怒其疑懼亮如  
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孫皓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亮遠立信皓江表傳曰皓  
恒士民開倉廩據貪乏斷出宮女以配無事會  
既得志度暴驕盈多忌諱好酒危大小失望鳳  
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却奪百姓財物司  
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淫妾想皓

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天璽元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  
出等民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  
旱民無資糶表求振貸皓謂後欲樹私恩遣人  
鼻首又尚書能曉見皓暴虎傲有所練皓使人  
以力環種殺之身無完肌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潛唐椒  
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郡臣無不咸令沈醉置  
黃門郎十人持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史  
容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謬言語之愆因  
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報以為罪後宮千

教而宋擇無已。又激水入宮。人有不合意者。  
輒殺。流之。或剥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陰諛。  
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夫。衆所患苦。是以上下  
離心。莫為盡力。蓋積惡已熟。不復堪命。故也。四  
年。潘徽可至。則土崩瓦解。解皓奉書降。潘

徽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  
外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宴。一以委昭。每  
得北方士大夫書。錄專歸。羨於昭。欲嘿而不  
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

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文。二則仲文。而  
桓公為霸者。宗令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  
不在我乎。策來臨之。以弟權託昭。率郡宣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席前。嘗安前。攀持馬  
安。策昭寔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夫為人君  
者。謂能駕御英雄。馳使群賢。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  
謝昭曰。年少。慮定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  
大醉。勸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唯醉隨

臺中乃當心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若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討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丘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杜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退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而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愚淺違逆威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

蒙引見得奉憐惓然。愚臣所以憂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寢心易慮以偷策取容。世臣所不能也。權碎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弥許晏至遼東。拜彌為燕王。昭諫曰。淵昔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而使不及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及覆昭意。殊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土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主矣。而敢於衆中折孤。常恐失計。昭執視權曰。臣雖知言不



見用而每竭ツク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  
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泳權權櫛櫛刀維新及投也  
置地與昭對話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  
與張公言不救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文雍平代平尚書吏  
是時魯王霸有威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  
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世則骨肉之恩生觀觀欲  
之忍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

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  
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  
芮疏臣保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非  
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  
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  
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  
諸典校榘扶榘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滂誣誣趨趨陷人  
以成威福每罪每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踴天

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放民無冕  
狂升泰之社實由此興今之小長動与古異獄  
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各於上為國速惡甚可仇  
疾明惠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弊獄都  
下則宜諂顧雍武昌則陞遜潘潘平心專意勢  
在得情受罪何恨世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室  
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紆字子細廣陵人也權以為長史病卒臨困  
留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循惠平政比隆威

世至於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  
也由主不勝其情不能用耳夫情憚難而趣易  
好因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後惡  
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永弃世之基據自然之  
勢操八柄之威寸易寸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  
臣校難進之術吐逆寸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  
乎雖則有豐巧辨緣伺眩於小忠惑於息愛賢  
愚難錯長幼失叙其所由来情亂云也故明君  
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

劉恩上无偏謀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  
令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開本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肅威將軍闕羽討樊  
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  
上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妻子無闕心  
皆委羽降荆則遂定以蒙為南郡守蒙疾殺權  
時在公廨置內殿所以持難者方方募封內有  
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為之慚感欲  
教見其顏色人怨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

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昔夜不能  
寐病中瘳為下赦令各郡臣畢賀後更增篤權  
自臨視卒權哀癩甚

呂軌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就使軌  
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軌必開白不敢  
專許當時以世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  
戒新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薄書使無譴伺權  
臨時悅之及後統變以軌忠誠厚見信任以谷  
能欺更薄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祥朝會稽人也。孫策命為功曹。待以交  
文之禮。孫權以為騎都尉。殺祀顏諫。爭權不能  
容愧人性不協夫俗多見謗毀。權既為吳王。歡宴之  
末ス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權翻起坐。  
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  
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  
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  
惠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惠輕容。

仁人天下非之。今天王躬行意義。欲與堯舜比  
隆。何曾自喻於彼。和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疎直。數有酒失。  
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列。

張溫字惠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初見。文辭古  
對。觀者頌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尚書以輔  
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羨蜀政。又嫌  
其聲名太盛。衆庶眩惑。恐終不為己用。思以中  
傷之。會暨豔。豔起。遂因此發。

舉豔字子伏亦吳郡人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  
尚書豔性狃屬好為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  
入欲今減否區別賢愚異貫禪射百寮最選三署  
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  
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悉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  
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  
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疎聞  
問往遂即罪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  
伏惟陛下天生明惠神啓聖志招髦秀於四海

置俊又於宮朝多士既受善篤之思張溫又施蒙取隆之

而溫自招深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疾

然臣聞旋人聞為國視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

理溫實心無他情妄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

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儂之才允減否之談

制稟貶之議於是勢勢者妬其寵爭者嫉其

才玄嘿者非其談瑕豐者諱其議世臣下可當

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

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  
歎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下易。溫雖智  
非從橫威，非虓虎然。其亦雅之素、英秀之德、文  
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燁燁曜世。未有  
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則惜深，則可怒。若忍威烈  
以被感，哀宜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  
四方之靡觀也。君臣之義，之最重。明友之交，  
之最重。獨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為最重之義。是以  
溫亦不嫌與豔為獨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

溫竊視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  
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地民之衆，後增宮  
之口，瞰四國之外，照郡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  
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  
今者人非溫，既慤勤，臣是溫，又契離。辭則俱巧，  
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  
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  
直居譖神，思纖粗斫，枉情何嫌，而不宣事何  
昧而不照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

君子皆抑私急以增君明波獨行之於前臣取  
廢之於後故遂設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  
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緣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曹掾志存補察  
苟所聞見夕不待且常歡權以導賢接士勤求  
損益御食賜之曰可人引進問其燥濕加以密  
意誘喻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息載義懷歆報  
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中郎將是時徵伐繁數  
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

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耀惠義為榮顯  
永毋胤為豐祚然財源民生謹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田民植惠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  
後應天受祿保揆宜拜書云衆非后無能昏以  
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惟是言之則民以君安  
君以民落不易之通也今強敵未弥海內未又  
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擇之備徵賦稠數  
由來積紀加心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  
民戶浸寡又多淺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

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有前後出為兵者  
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奇骸骨不及是以  
尤用憲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教居家重累  
者則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峻阻  
黨就群惡百姓虛竭放然愁之擾之不營之  
業之則致之窮之困之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  
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多猶水有舟傳  
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  
是以聖王重為禍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政

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取辦具為能取過曰  
前之急少濫以息惠為治覆稱陛下天覆之仁  
勤鄙之寡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  
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足以死而不  
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徧將軍教陳便宜  
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



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  
伏下。擿哀其無右。羊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夫為  
據。隱故厚其殯。權教責問據。無以自明。籍草  
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  
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  
助百萬。

群書治要卷第七

